

神學院通訊

Divinity School Newsletter



第四期 Issue No. 4
(總第八十八期) (Original Issue No. 88)

二〇〇五年五月
May, 2005

電話 Tel : (852) 2609-6705 傳真 Fax : (852) 2603-5224
電子郵件 Email : theology@cuhk.edu.hk
網址 Website : www.cuhk.edu.hk/theology/

基督十架與**資本主義**全球化

寫在迪士尼樂園開幕前

葉菁華

本院助理教授，使命實踐支援計劃主任

教會要實踐使命，傳揚基督，服事人群，彰顯天國，必須認真了解並適切回應社會處境，而此時此地社會處境中影響最廣泛的現象，莫過於「全球化」。隨著香港迪士尼樂園九月中正式開幕，以及「世界貿易組織」（世貿）部長級會議十二月中在香港舉行，「全球化」的議題勢必引起更多關注。政經領袖和主流傳媒往往把「全球化」描繪為有利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的進步潮流，而反對「全球化」的人若非螳臂擋車的理想主義者，便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滋事分子（小部分「反全球化」示威者在西雅圖等城市騷亂的事件便常被引以為鑑）。

基督徒固然不應支持採用暴力和發動騷亂的示威者（及以暴力鎮壓和平示威的執法者），然而，追隨基督、盼望天國的基督徒也不應人云亦云地附和上述這種對「全球化」的所謂「主流」看法，因為「全球化」帶來了不容忽視的害處和苦難；詳情可見於本文下面的分析。

全球化是複雜而含混的現象，它既非天國降臨（雖然天國的一些特質可以透過全球化的某些方面彰顯），也非魔鬼化身（雖然魔鬼可以透過全球化的某些方面壓迫人、綑綁人、蒙蔽人）。「全球化」具有多面向度（經濟、政治、文化等）¹，每個向度均包含著一系列的變化過程。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全面探討全球化的各個向度，只會集中討論資本主義經濟的全球化。基督教神學可以採取不同的進路討論經濟全球化（例如探討它跟天國的價值觀有何衝突、它是否某種偶像崇拜等），本文採取的進路是由耶穌基督的十字架開始，特別關注弱者、受苦者和受害者。因此，本文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陰暗面明顯著墨較多，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光明面，只是它的光明面常被頌揚，而陰暗面卻容易遺忘。

基督十架與受苦者

十字架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象徵。釘十字架原是羅馬帝國處死企圖顛覆羅馬政權的叛亂者和危害社會秩序的嚴重罪犯的酷刑，是痛苦、羞辱、死亡的記號。無罪無辜的耶穌被釘十字架，代表上帝對世人的大愛和拯救，代表上帝兒子的虛己，成為人類的一分子，參與在人類的困境中，與人類完全認同與共融，特別是與受苦者和受害者認同與共融，與他們同情共感、團結一致。背起十字架跟從耶穌的基督徒也應與弱者、受苦者、受害者同情共感、團結一致。基督徒在聖餐中記念耶穌基督（固然聖餐除記念之外還有其他意義），必然包括記念耶穌基督的受難和犧牲，而既然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基督跟受苦者和受害者團結一致、休戚與共，我們記念基督的受難和犧牲，便意味著我們同時也記念受苦者和受害者。這種記念受苦者的取向，正是神學家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所提倡的「回憶理性」（anamnetic reason）的取向。這種理性受著他人受苦的記憶所引導，拒絕遺忘過往的苦難。² 默茨強調，「記念他者的苦難」是基督教談論上帝的基本範疇。³ 基督徒記念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同時，有責任不讓經濟全球化的「他者」和受害者的苦難，在強調「增長」、「發展」、「自由市場」、「經濟效益」的資本主義話語中被人遺忘。任何社會經濟制度必有其陰暗面，因為在產生一批勝利者的同時，必會產生一批「失敗者」、受苦者。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史無前例的生產力的提升，然而它所帶來的破壞和苦難也是史無前例的。

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陰暗面

我們可從資本主義的最初發展說起。現代資本主義是從歐洲興起的。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從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傳統，試圖理解現代資本主義為何先在歐洲出現。他認為基督新教的倫理——特別是清教徒的「現世禁慾主義」——跟資本主義精神有著某種親和性，因此讓資本主義在歐洲可以如魚得水。⁴ 然而，韋伯只從歐洲社會內部尋找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素，卻忽略了歐洲以外的重要因素。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提醒我們，「所有文明都有其反面，就是野蠻行為；所有勝利的歷史都有其陰暗面，就是戰敗者的悽慘景況；所有進步都有其代價。這另一面〔我們〕通常不會看見也不會聽到。」⁵ 他指出，伴隨著「第一世界」的成功故事的，正是「第三世界」的苦難；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發展，正是建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犧牲之上。歐洲人販賣非洲奴隸的貿易以及對非歐洲世界的剝削，為歐洲的經濟發展提供所需的人力和資金。⁶

¹ 參Malcolm Waters, *Globaliza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1); Manfred B. Steger, *Globaliz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² Johann Baptist Metz, "Anamnetic Reason: A Theologian's Remarks on the Crisis in the *Geisteswissenschaften*," in *Cultural-Political Interventions in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Enlightenment*, ed. Axel Honneth, Thomas McCarthy, Claus Offe, and Albrecht Wellmer, trans. Barbara Fultner (Cambridge, MA: MIT, 1992), 191-192; Johann Baptist Metz, *A Passion for God: The Mystical-Political Dimension of Christianity*, trans. J. Matthew Ashley (Mahwah: Paulist, 1998), 143.

³ Metz, *A Passion for God*, 5.

⁴ 見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alcott Parso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nthony Gidde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⁵ Jürgen Moltmann, *The Way of Jesus Christ: Christology in Messianic Dimensions*, trans. Margaret Kohl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3), 64.

⁶ Jürgen Moltmann, *God for a Secular Society: The Public Relevance of Theology*, trans. Margaret Kohl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9), 12-13, 164; *The Coming of God: Christian Eschatology*, trans. Margaret Kohl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6), 211-215。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曾透過對中國販賣鴉片獲取龐大經濟利益，支持該國的資本主義發展。

從十七世紀直至十九世紀，歐洲的財富建立在龐大的跨洲三角貿易之上：奴隸從非洲運到美洲；金和銀從美洲運到歐洲，隨後是糖、棉花、咖啡、煙草、橡膠；然後再把〔歐洲〕工業生產的商品和武器運往非洲等。這種大規模的、橫跨大西洋的貿易為西歐的工業化提供了投資資本。（與此同時，）它透過奴隸販賣摧毀了西非的文化與王國，並透過單一耕作破壞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本土自足經濟，使整體人民淪為歐洲發展的犧牲品。⁷

今天，不少人（包括不少香港基督徒）對西方的進步推崇備至，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歌功頌德，完全忽略了這段可悲可恥的歷史，即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乃是建築在對「他者」（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社會文化、土地、自然資源）的長期侵害和破壞之上。我們若記念十字架上基督的受害和犧牲，也應記念這些「他者」的受害和犧牲，因為基督與他們認同和團結一致。（此外，我們不應忘記，那些奴役別國人民、破壞別國經濟與文化、多行非惡的西方國家，正是基督徒佔多數的「基督教國家」！）

全球化加劇貧富懸殊

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的急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無疑為人類世界帶來可觀的經濟增長和生活條件的改善。然而，這些經濟增長和生活改善只是惠及部分人，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普羅大眾未有受惠。同時，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了其他問題，使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人民繼續成為受苦者和受害者，令「已發展國家」的基層人士生活並不好過，更為自然環境帶來巨大的、不可彌補的破壞。

資本主義全球化加深了世界上的經濟不平等，特別是令「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貧富懸殊持續惡化。全球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與全球最貧窮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差距，在1960年是30倍，1990年增至60倍，1997年更達74倍；而這是接近兩個世紀以來的趨勢。雖然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全球生產總值增加了九倍，而人均生產總值增長超過三倍，但隱藏在這些統計數字背後的，卻是嚴重的不平等和貧窮。直至九十年代後期，全球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佔有全球生產總值的86%和全球出口貿易的82%，而最貧窮的五分之一人口在這兩方面均只佔1%。全球最富有三人的資產總值，超過全球最貧窮國家及其六億人民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⁸

經濟不平等的惡化，不僅在國與國之間出現，也在地區和國家內部出現。一項調查發現，1980年後全球各地區人民收入不平等增加的時段較下降的時段為多，其中尤以東歐和中亞的情況最為嚴重；收入不平等的情況在「發達國家」（包括美國、英國、瑞典、日本等）都有增加。以美國為例，在六十年代中期，企業行政總裁收入跟一般工人收入的比例是39比1，到1997年（期間經濟增長放緩）這個比例已升至254比1。⁹

有人認為，貧富懸殊加劇不用擔心，因為資本主義同時帶來富有人口和貧窮人口的經濟增長，只是窮人的收入增加得較慢而已。然而這個說法卻經不起事實的考驗。在經濟急速全球化的九十年代，54個國家變得更为貧窮，21個國家的飢餓人口比例上升，14個國家的兒童五歲前死亡的人數增加，34個國家人民的預期壽命縮短，21個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下跌。¹⁰ 剛卸任的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James Wolfensohn）曾在1999年春形容，在人的層面而言，全球金融市場體系是無效的。他的意思是金融市場體系沒有給世界人民帶來更好的物質生活。¹¹

貧窮國家的外債

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是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已故美國總統列根倡議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具體政策包括公共企業的私有化、撤銷對經濟的規管、貿易和工業的自由化、開放國際市場、大幅減稅、削減政府開支（特別是教育、醫療、福利等社會服務開支）、縮減政府規模、嚴控工會活動等。「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把這些政策奉為主臬，要求接受它們貸款的貧窮國家嚴格落實，稱之為「結構

⁷ Moltmann, *God for a Secular Society*, 13.

⁸ 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3, 25-28.

⁹ Jeff Faux and Larry Mishel, "Inequality and the Global Economy," in *Global Capitalism*, ed. 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95, 98-99.

¹⁰ 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2.

¹¹ Faux and Mishel, "Inequality and the Global Economy," 93.